
四庫全書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四

宋 蔡襄 撰

表

謝知制誥表

潤色帝王之言大爲清閒之路推恩下中之品深負冒榮之憂上當絲綸俯墜淵谷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念臣起寒鄉而甚賤逢聖時而自呈麤業文章而得

游書林嘗好議論而又塵諫署主知難遇不敢愛身衆怨雖多未始迴慮唯進用諍臣之迹實招徠妄者之端願還左右史之官出領二千石之任八年江海之外私幸安全萬里宸極之高敢期還侍伏蒙尊號皇帝陛下收自外補復於記言再趨禁闥而若驚每仰天顔而伊邇未逾歲律擢與詞垣竊以代為訓詞必當力學能視藁草要須美才在臣空疎承命戰栗量天地之施論報無階戴君父之仁捐生有所

代賀老人星表

金德治時玉衡揆度仰星文之發耀麗霄極以凝祥符聖歷之永昌舉人區而胥悅中謝恭以尊號皇帝陛下至誠育物中道納民仁如天之廣生化與神而無迹諸福竝効成功罕名幽感察於上靈經次示乎休應秋琯方仲宵籌向晨直景位以垂光映社躔而昭慶考厥候臺之驗資夫睿筭之延臣等叨列宰司悚窺乾象罄一心而有祝期萬壽以無垠

代謝御殿復膳表

臣某等言前貢封章請御殿復膳蒙降批答俞允者側躬修德祇畏天明顧帝造辭恭迴宸慮正路朝之法坐復内饔之燕羞溫詔下臨輿情胥悅臣某誠歡誠感頓首頓首竊以天子之尊至重唯上靈是欽人君之德莫偕惟大明可況考陽精之闕壞穀梁傳曰有内壞外壞抑歷象之常經然春秋書之於經漢唐載之於志作善者有消伏之感失政者有修舉之勞茍立志以通幽必轉災而為

福恭惟尊號皇帝陛下仁涵萬物誠貫三靈動法祖宗之規言合天人之應屬史官之建白驗日象以虧明陛下順稽眚異之來虔承警告之厚貶太官之常舉即使坐以周詢發廪蓄以恤窮啟狴岸而釋罪晦朔之際變旱暵以為霖未申之交減食分而復景有來列辟咸肅外庭願端黼扆之居仍環珍膳之奉下情兢惕越至再三之勤睿意寬冲俯從衆庶之請臣等預參宰輔無裨聖神仰休應之同臻等歡心而稱頌謹奉表詣東上閤

門稱謝以聞臣等誠歡誠感頓首頓首

泉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奉勅知泉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初七日到官管勾訖朝綸至渥俯從臣子之心海域雖遥實便庭闈之養臣某中謝伏念臣生身遐遠逢辰休明獨持愚直之心叨委聖神之照自參文館旋列諫垣無嘉謀以奏上古之珍無敏智以論當世之務浸叨詞掖時邇威顔被天語之丁寧涖京都之繁浩初無才略動忤貴權事

必處於公平要惟歸於勤瘁每緣睿奬僅免人言念慈
親之高年乞故鄉而便養曲承厚澤出守清源間闊山
川歷涉歲月近臨居署寅布寬條信問私門不移於夕
宿甘鮮庶品足奉於晨羞如臣僥榮實少倫比此蓋伏
遇尊號皇帝陛下大仁覆物廣孝及民致兹犬馬之誠
上獲雲天之施敢不勵精邦治單盡夙夜之勞宣諭帝
慈周通愛育之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懽誠感頓首頓首謹言

福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就差知福州已於八月初四日赴任訖竊以一札細文肅頒於宸詔七條丕式謹守於官箴內循無似之才再忝惟良之寄負乘增愧殞越在躬中謝伏念臣仰遘盛時寖陶醲化久服勤於經藝早幸竊於王塗狥公滅私雖恪修於職業勵精從治卒亡補於風猷刬事任以薦更顧涓埃而絶効出分郡寄已特荷於恩俞再易藩維遽曲頒於詔命涓辰署政拊已增榮

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洪覆廣生大明委照推自天之渙

渥委守土之重權謹當寅布朝經精求民瘼盡瘁事國

憂公如家思誓竭於臣誠少上酬於天造臣無任

謝轉禮部郎中表

臣某言今月十五日遞到勑誥伏蒙聖恩授臣禮部郎

中者函封芝檢特霈於殊私位列春官驟加於寵命揣

材甚薄荷澤誠優忝冒逾涯兢惶罔措臣某中謝伏念

臣機露素淺器術非深丁辰過特歷王塗而寖久承流

宣教著民政以無聞方懷惟谷之憂積有瘝官之慮何
霈恩而特厚復增秩以敷榮兹葢伏遇皇帝陛下禹律
均和堯仁錫庇誕推渙渥施及顓蒙愚敢不寅奉政條恪
圖治績竭盡涓埃之力仰酧覆育之私臣無任

移泉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勑移知泉州軍州事已於初一日赴任訖
祗承温詔已布寛條置身便安蒙上軫恤臣某誠感誠
懼頓首頓首伏念臣自解京邑出臨清源違天日之清

光歸江海之遐裔過家上冢在古之甚榮守郡養親為子之至幸曾未浹月改付全閩臣向緣愛苦之憂遽致腹痟之病州稱都會居有版籍之繁俗不尚醫難求藥石之助氣力羸虛不可以治穰劇智識頑鈍不可以應急難輙露微誠覬得便地軍壁雖小曾是故鄉獄訟差閒足寛外慮敢期朝渥更與泉麾再見吏民仰宣威惠因其無事得以養和此蓋伏遇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曲念孤貧俯矜衰悴不窮駑力而使

之自適仍有官俸而代其爲生况臣年齒方中干祈之切者蓋由疾故儻臣筋骸復壯報効之際者敢以家爲上銜仁施之深若負丘山之重

辭翰林學士知開封府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准中書劄子指揮勑命除授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者大明臨下無遠邇而不均零露墜霄雖微物而必施俯承錫命彌用震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向自掖垣

擢司京邑上頼清光之燭終依全庇之仁屬私便於庭
闈遂求補於閩奥尋膺朝綍出守泉山首尾五年更移
兩郡親戚歳時之樂足慰母心阡塋展省之勤屢躬先
祀非繇孝治之廣曷為天幸之多雖臣賤微感疾滋久
藥石攻治之愈至根本堅牢而未除日月因循筋骸憔
悴深畏曠官之責方潛退處之圖敢謂伏蒙尊號皇帝
陛下曲貸素餐復加恩數禁林近職儒者最榮都輦要
權吏之高選併䟽寵渥猥逮孱庸揣材幹之非優顧福

基之甚薄苟貽過溢之咎實虧分量之知重念臣仰違法座之嚴薦易周星之次思出入於省闥意每在于本朝今此召還適當趨進然而慈親垂老於義不可以遠行病體至羸於力不堪其劇任願特收於成命俾再典於舊封凖是微誠終期得請干冒聖慈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詔答

勑蔡某省所上表蒙恩授臣翰林學士知開封府臣

為母老難以逺行兼臣久縈疾病不堪劇任辭免其
依舊知泉州事具悉卿學通古今足以備獻納政適
寛猛足以臨劇煩而人材之難固嘗勞於選任矧居
外滋久寧自逸於便安是宜勉栘來服新命綽有餘
力夫何微疾之辭居然寵名固為榮養之樂其毋必
讓當體至懷所乞辭免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辭權三司使表

臣某言四月二十八日蒙恩授臣翰林學士權三司使

者地親任重寵數殊優資薄才微公議非允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向繇樞職出治泉山奉高年之慈親還就養於舊里昨承詔旨召還京師屢降德音不容讓免驅馳百舍之遠趨伏九閽之嚴曾未達於近畿復遷處於大計天下通流之術非小智可以營為禁中命令之詞非究言可以潤飾加以支離之悴久辭浩劇之權今所領者益煩顧於力而不逮茍失量度是謂暗愚伏望尊號皇帝陛下特收渙汗之恩更擇長材而用俾

違要重庶得安全有禄庇身固能自足懐忠効國誓竭
素心謹具表辭免以聞

詔答

勅蔡某省所上表蒙恩授臣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者
地親任重寵數殊優資博才微公議非允伏望特收
渙汗之恩更擇長材而用俾違要重庶得全安辭免
事具悉翰林儒者之極選三司天下之大計朕之任
人於此尤重卿有博通之學足以謀王體而兼濟之

道足以濟邦財斷於朕心則用而已晚稽于物論則資適其宜當體眷懷無或牢讓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杭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勑差知杭州軍州事已於五月二十六日到任訖國家委之大計材非所宜朝廷與其便藩恩為至倖俯循孤遠之闕二字驚涯分之逾臣某中謝伏念臣儒學未優闕四字謂忠義可以立身而一於事上謂强明

可以為吏而果於奉公於時益疎闕二字自信迺者偶承大農之乏輙當會府之繁徒歷歲年蔑修官政伏蒙皇帝陛下大明垂照洪覆均仁察孤臣之盡心知小人之興謗特推恩數之厚俾就思養之榮已涓吉辰祗臨治所敢不詢求民隱閱練師鈐人情莫不樂於便安任之寬簡兵法所謂先於節制亦以莊嚴誓竭駑材上酬鴻造

賀冬至表

臣某言伏以七日來復上應天心之和一陽始生密符
君道之長邇遐所底動植均休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
首恭惟皇帝陛下惠迪先猷靈承駿命斡璇璣而觀象
順玉燭以調元茂對慶辰誕膺景福臣限臨藩屏阻遠
闕庭不獲進厠朝班忭舞文陛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

賀正表

臣某言伏以具物於春聖人所以撫節有為於正王者

所以求端臣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臨教保民晉明燭
蔀會年位之始浹天人之驩異俗來威百昌薦貺臣守
郡于外不獲進慶闕庭臣無任瞻天祝聖激切屏營之
至

賀赦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三日馬遞到赦書一道以南郊禮畢
大赦天下者臣當時集本州官吏及僧民軍道等宣布
并行下管屬十縣訖圜丘致饗講修對越之儀大宥推

仁覃霈汪洋之澤含生致衆仰秫同歸臣某中謝竊以因吉土曰郊稱大事者祀粤自虞夏迄于漢唐有質有文或沿或革諸儒参議致謂六天而異名歷代所行止以三年而定禮必於至者取物成之大備就乎陽者法天道之資生然而千官備儀百靈走職發揮往制必屬於昌辰憲法後王允歸於元聖恭惟皇帝陛下順考古道丕闡大猷懷翼翼之心昭事上帝秉烝烝之孝祇見祖宗宿于清淨之宮致此精明之意人神降格海宇歡

呼回六玉之珍虬御僊雲之華闕與民更始大覃雷雨之恩置國無窮永享華夷之樂臣親逢盛際向忝近司方領寄於藩垣但驚精於宸極

謝加勲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六日進奏院遞到勑牒各一道以南郊禮畢加臣護軍食邑五百户者大饗舉修方畢肇禋之禮徽章稠沓均加在位之臣俯僂承榮震惶知愧臣其中謝伏念臣器質甚淺學術非優徒遘休辰遂躋清

貫內歷禁林之邃外專方面之雄非矯矯以出人但渠渠而飭已當堯舜之在上何以為功使龔黃之復生僅能自守況臣衰拙安在擬倫護侍慈親幸叨便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講明大典備錫慶私念持槖之舊臣進寵勳之異數雖葵藿之心盡吐仰對大明然蓼蕭之澤溥覃豈遺一物誓捐頂踵以答乾坤臣伏限守任在遠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

謝賜歷日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六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治平三年歷日一道者聖言溫潤縈甚衰褒舜歷昭明寵於圖瑞臣某中謝竊以惟王建國頒朔治民奉時先一歲之端藏廟謹諸侯之政治古所載熈朝益恭伏惟皇帝陛下勤念人時允符乾造坐明堂而聽政命太史以謹元特重王春首頒歲律度量寒暑著龜咎祥致陰陽之不愆宜疾癘之毋作臣遠分藩寄祗奉詔恩拜舞於庭雖竊九天之賜卷舒在手獲知四序之遷

冊皇太后稱賀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十一月十六日皇太后受寶冊者竭天下之養雖恭報於厚慈盡朝廷之儀在極崇於徽號神祇協應夷夏同歡臣某中謝臣聞夏商以前六宮之制邈焉而無紀姬劉以降五翟之法粲然而備存姜嫄太姒之流音明德和思之繼盛載華禮典允屬昌辰恭惟皇帝陛下純被九乾紹恢四聖成社稷之大計母道有光酧天地之至仁陰靈克順爰歸功於慈訓遂

推美於瓊章家國慶安孝恭交至臣忝塵法從恪守藩封無任瞻望抃蹈激切屏營之至

冊皇后稱賀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十一月十六日皇后受冊者儷尊皇極宅正位於天闈配德紫宸膺鴻名於寶冊海內臣妾抃蹈以之臣某中謝臣聞文命造邦塗山所以宣內助重華嗣帝皇英所以輔聖明宗廟歆其薦羞穹壤因而垂祉載光懿範永屬熈朝恭惟皇帝陛下纘服睿圖

席休寶緒兩儀均大含生荷亭育之恩二曜高臨品物仰照臨之惠是以淑譽流於區域陰教序於宮闈用贊王猷必崇位號加麗褘衣之貴增光彤管之華臣忝寄藩方限遥天陛無任瞻望欣躍激切屏營之至

賀賴王過禮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三月初十日賴王過禮者講名典禮納配儲闈奠笄之儀告成守土之臣交抃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儆天合德與日齊明思隆長世之基豫正

少陽之位爰崇淑媛以儷元良龜筮襲從輝青宮之徽册本支增茂扶炎運於無窮臣幸豫通班忝臨遠郡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恤刑表

臣某言五月二十九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欽恤刑獄者臣已施行訖寬詔發中至仁逮下當赫隆於盛暑俾明慎於常經正宁推恩普天同抃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文明御宇法則在躬親攬

萬幾休有一德化鴻鈞而被物道皇極以愛民畫象衣冠思循於往制省罪囹圄曲暢於至慈特布訓辭用清科禁臣叨臨藩服絶遠朝廷臣無任瞻天荷恩激切屏營之至

端明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劉圖南

謄錄監生臣施能立

欽定四庫全書

端明集卷二十五

宋　蔡襄　撰

狀

乞遣使廣南福建狀

右臣伏見遣使天下諸路安撫獨廣南東西福建不與數中臣切謂諸路皆有因而遣者則已然亦有無因而遣者誠以究民利害察吏善惡則去朝廷最遠者尤宜

加意焉臣聞君人者萬方之人皆子也今恤近而遺遠於為父之慈豈不謂有所厚薄耶臣願發一方之使布揚德音就令使者無一事可得而還亦使吏民畏戴知天仁涵覆不以遠近為厚薄也况又廣南海盜嘯聚掠百姓之少强者黥之以為黨衆宜及其勢力尚微幸因遣使授以中旨許其自相殺戮以告及被駈脅能自歸首並貸以生全賊衆聞之必相疑貳又發近郡甲兵控扼誅捕其勢破壞可指期而待今不蚤圖撲滅淹留時

月殺掠鄉閭兇衆愈多罪惡愈大後雖開其自新之路必不來矣區區愚誠願賜裁覽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乞令御史中丞舉屬官狀

臣聞人主擇宰輔宰輔擇長官長官擇寮佐此至治之要至簡之術也周命太僕則曰慎簡乃僚屬之公府令自辟召唐陸贄作相奏請諸司長官各擇屬吏後因譏謗輒有變更陸贄論之詳矣又高元裕爲御史中丞上言御史綱紀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

縣之監察御史杜宣猷李瓌等竝出為府縣之職此皆
前世專任長官之明驗也國朝諸司省監悉非本官惟
御史臺職不殊古制方今臺中條制如臺官不稱職者
亦許糾舉近年臺官牢輔避嫌例不中除多令兩制參
舉又限資考苛細多不得人蓋由不寛資限不責長官
之弊也近見御史中丞王拱宸奏舉楊紘等充御史朝
廷循執舊規下兩制參舉臣謂朝廷既任拱宸為中丞
若實非才則當別擇才者而任之若才堪其任則所謂

屬官可悲委之末為過也况拱宸於官屬請去不才者而更擇才者是盡心於朝廷不避衆怨也今御史席平巳出潤州若參舉之人又得軟懦傾險之士則何以處之臣故謂莫若專任長官寬其資限則責有所歸也臣乞御史臺官屬只下御史中丞薦舉寬其資限之格資深者為御史卑者為裏行若能稱職亦是官守之常不必過有陞陟或不稱職可并舉者坐之則朝廷有責任之方風憲有得人之美

論范仲淹韓琦辭讓狀

臣伏見陜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料琦等必再有陳論免讓於未决之間而異同之説有三焉曰使琦仲淹皆來也曰一處乎内一處乎外也曰皆留在邊也使之皆來若此朝廷之本意葢陛下推獨斷之明採至公之論以二人久處邊陲詳知本末致之密宥思有變更將以求破賊之計耳然論者之説曰

邊臣最苦者奏報文字或有稽緩或即裁損動不如意所以久無成功今得邊臣而任之細大可知表裏相應也用兵不勝由軍制未立無部分統轄之法若不更變未見可勝之期今得邊臣而任之可責以更變之術所以宜一者處乎内也西寇雖已請盟而戎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上下之情通浹今盡還朝新帥鄭戩山川之險易未知軍旅之部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必難制禦此所以宜一者留於外也曰皆留在邊

者此沮抑之論也惡琦仲淹者若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信之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仲淹等威名已著羌戎甚畏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謂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羌戎旣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矣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既還朝衆失所望臣又謂不然昔在陜西民既倚頼今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頼者愈大以是校之情僞甚明然彧者謂二人孰宜處於内外臣以物議言之二臣

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處內者謀之而處外者行之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也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上以明陛下任賢之堅意下以協衆庶之公論也

薦姚光弼狀

右臣等伏覩慶歷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討國朝將帥有威名勲業者尋訪子孫録用風聞史院已具檢勘姓名聞奏至今未見施用伏以赦令之文國家大

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以告報天下則不可失信況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將家子孫例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其行止無大過惡乃得以聞今舊將名在史官能應赦書所求者凡幾人若便擇其不肖者不用則推恩所及不過一二十人耳必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失國家大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姚内斌有孫光弼好學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載名將用兵取勝之術

比於累年取試方畧濫進之人不同類若蒙擢用必有所為伏乞舉行赦書特賜召試仍下所居州縣隣里察其行實參驗而後行其餘將家亦乞遍加尋訪臣等職在諫諍當補闕遺見國家赦令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寒畯沈抑未用者皆當論列臣等伏覩赦書節文云本房子孫與班行安排如實有勇膽謀畧者仍與沿邊任使詳此則雖無材藝者亦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況有可採臣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畧之人特與一試

上以全國家大信不可不收遺逸之人伏望聖慈特賜
施行

舉官自代狀

兵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孫甫為學深於經書屬詞長於
史傳潔廉可以厲世端方可以立朝向自諫垣求補外
吏歷更六任首尾八年資序高於輩流才行信於時俗
臣近叨渥命俾職訓詞以甫代臣實允輿論

奏乞收録本州儒士周希孟狀

具銜臣蔡某

本州儒士周希孟

右件人躭樂墳索棲遲丘園檢身以法於人為學每先於禮屢貧不易其節講解以養其親本州兩次近臣論薦再蒙朝廷束帛之賜臣自慶厯中知福州至今十五年備見希孟履行去年曾講周易座下嘗及三五百人委實經義精通文詞深厚今來年及強仕迹匿編氓至寶遯遺衆所共惜伏乞朝廷嘉其退靜優與收録以勸

學者臣不勝勤勤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移福州乞依舊知泉州狀

右臣今月某日奉勅命就移知福州軍州事臣見候轉運使或提刑朝臣到日交割次伏念臣先自知諫院為父年老乞知福州臣迎侍先父在任三年後來丁父憂服闋蒙恩除知制誥再差知福州為曾侍先父在任日久今養偏親義不忍任并冬月出京不便遂具懇聞特蒙陛下與免福州依舊守職後蒙朝廷差權開封府臣

為偏親年高陳乞泉州近家侍養蒙恩除臣自出京在路亡子喪妻醫藥住滯於今年二月七日到官方得六十餘日又蒙勑命移知福州伏念臣自到泉州得疾至今醫理未退每日只是一兩次粥食日加羸瘦氣短心忪衆所共知又縁遠方不敢自便强力視事疾勢不檢今來福州事繁臣自度疾病必難了當臣不避天威再陳愚悃伏望朝廷憫察許令依舊知泉州或以福州帶提轄兵甲今來閩中最急惟是賊盜羣衆與漳潮之民

為害臣乞依兩浙杭越州分領提轄兼福州自前只是
朝官不除兩制臣僚雖有劉藥自緣請郡只因差臣知
福州遂以為例伏乞泉州已除知州欲望朝廷對移許
臣依舊知泉州苟禄養親醫理羸疾干瀆天聰臣實死
罪臣候交割訖發往興化軍聽候朝廷指揮謹具奏聞
伏候勑旨

奏舉夏侯郎中狀

右其伏覩尚書屯田郎中知興化軍夏侯錫廉以持身

果於臨事未嘗屈志以干譽或乃省分而遺榮久處仕
涂素精吏幹逮於晩節僅領軍麾心力强明民俗畏愛
惜其才敏之邵未參罷使之繁今保舉堪充刑獄錢穀
重難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罪
其人在朝並無親的骨肉食禄與臣不闕五字謹具狀奏
聞伏候勑旨

奏為故崇信軍節度副使尹洙為涇原路經畧
時借支官錢回易公用別無玷污已因此死於

貲所臣以西事十年在邊任使甚久今家貧無依伏乞朝舉牽復舊秩與一子官庶使沈冤闕

聖澤事狀

臣伏見故崇信軍節度副使尹洙慶歷四年闕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是時鄭戩為陜西經畧招討安撫使建議脩永洛城永落屬涇原涇原路相度尹洙以為不便會鄭戩罷四路經略稱前官移文劉滬董士廉等脩城如故尹洙以屬本路兵官令其罷役輒拒不從將

加之罪遂戩互有奏論洙移晉州劉滬釋放臣聞尹洙之說鄭戩已罷四路經略移牒處分不屬管轄路分軍有鄭戩之心則治無鄭戩之心則亂劉滬等拒見闕之帥命從已罷之使符按之軍法自當抵罪洙之說理道甚明董士廉因此怨讎結造詞訟朝廷遣勘鞫唯得承例借貸官錢回易公用其餘推窮至悉無分毫玷污獄官法外飾羽虛詞置之檻穽洙尋死於貶所一觸權貴內外協攻遂使銜冤九泉不照白日皇祐中諫官李兌

右正言賈黯各有章疏言洙之罪太深乞與一子官書奏報罷臣伏見西事十年自始至終尹洙在邊履歷最久至於飲食寤寐力計闕寇薄命無成卒罹罪罟物論憐之至今不已懷忠負義身為國用人情之大節也原情宥過益護善良人主之盛德也如洙之詞學才器名在天下盡瘁營公不恤當路將欲有益於時也一旦仇人据摭臺官風聞獄吏鍛鍊有司議法謫則謫死則死豈暇自明哉使洙且存至今必自辨雪不幸亡歿知洙

之詳者僅五七人十餘年間死者已半歲月益久昭著無期沬惟一子家貧無依伏望陛下俯回天光下燭幽壤追還舊秩官其一子使喑噎之魂釋禁錮之負零丁衰緒禄及其家干瀆聖慈臣無任兢懼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祫享陳乞恩澤狀

右臣伏以禮修廟享實講於遺文祫舉宗祧克昭於純孝凡預從臣之例悉推延賞之恩竊念臣有親堂兄之

子奡粗習藝文幸逢聖旦冀霑榮澤獲耀私門伏望睿慈於文資内特與一官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舉劉柯述充州學教授狀

具銜臣蔡其

右具如前伏以教育人材先由學校訓導之職實難其材臣本州進士歳趨貢舉嘗及七百餘人州學生徒相聚講議日亦不减數十百人昨以新授虔州贑縣尉柯

述在州待闕權請教授將及半年考校文詞動有程準諸生惜其罷去詣臣乞留臣欲望朝廷特除本州州學教授不理資考俾之在學訓勵生徒興明儒術於其助治亦可尚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知撫州黃虞部狀

右臣伏見朝報知撫州軍州事尚書虞部員外郎黃彧近為舉官事不得原赦追官勒停者臣竊以法令之設貴於必行人情之來亦有可恕如彧之過本非故為知

人之難保任之失亦所難免然連坐之科固當責勵斯法令之所以必行也今聞其遷延日月緣其家有葬事未即之官遂坐滞留不原恩霈其情似有可恕臣竊見瑊材器明敏資性公廉所至有聲臨事不苟惜其年齒漸以衰暮欲望朝廷許令檢責歸里如實有事故特許原赦與之重難處勾當差遣如蒙允用後有犯正入已贓及當官不職臣并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狀

右臣伏蒙七月二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授臣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臣親垂老於義不可遠行病體至羸於力不堪劇任乞依舊知泉州已曾具表陳乞辭免今月十三日轉運使奏某至州交割公事臣見起發往興化軍居住聽候朝旨臣竊慮朝廷已行之命未賜俞允伏念臣本以親老外補便郡兼臣被病日久羸乏至甚難以臨涖繁劇今來泉州已别除官臣欲望朝廷與臣知揚州或杭州一任不獨便於養親兼臣易得醫藥屢陳

私懇干冒聖慈臣無任戰懼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

候勑旨

又狀

右臣至和年中蒙差知開封府臣是時久任京師慮及母親思念鄉里乞知泉州到任未幾便移福州臣在福州病患經年未愈乞知興化軍蒙朝廷再差知泉州去年七月准中書劄子蒙恩除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不得辭免臣以老母不可遠行臣又久病不堪繁劇奉表

辭免伏蒙降詔不允臣伏念近便鄉土只有泉福兩郡
臣各兩次知州不敢再請具狀陳乞揚杭一處便於迎
侍兼臣可以訪尋醫藥十二月十一日准朝旨不允臣
遂奏乞從兩浙乘船赴闕今來已至南京漸次前進重
念臣祿仕之身出處之際上由君父累奉聖旨令臣赴
闕至于再三臣所以不敢不進人子之志惟親所安臣
若退居貧無以為生別有營圖是為親累臣所以不遠
數千里迎侍老母以就祿食然臣被疾日久至今羸瘠

不堪勞苦昨因權知開封府事遽罷翰林學士恩例優厚
臣伏望朝廷察臣誠懇與免開封府并罷翰林之職依
舊職名許令在京兼判閒局臣既得禄養醫治衰病稍
獲安痊朝廷驅使不敢辭免干冒聖慈臣無任兢惶激
切之至謹具狀於應天府附遞奏聞伏候勑旨

乞敘用呂溱狀

右臣伏見南京分司呂溱降官責廢已來聞諸道路皆
謂坐費公使錢罪當奪官臣嘗見呂溱歷典蘇楚杭徐

數州所至皆有風稱絶無貪名况其壯年已在近侍豈
肯自棄如此然其為人資性踈闊脫畧細務誠恐檢防
不至致陷深法臣竊見頃年蘇舜欽監進奏院日賣官
故紙為令之人費坐監主自盜除名為民遂卒貶所事
出仇人情輕法重至今天下冤之臣恐臣溱所犯多或
類此兼溱素貧奪禄閒居便至失所伏望朝廷矜憫特
賜牽復使溱少加檢防不忽鄙碎盡心臨事其於補報
陛下未可量也干浼聖慈臣無任戰懼之至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乞叙用孫沔狀

右臣伏見分司南京孫沔以罪譴謫臣以守官海域去京師至遠事出傳聞不得真實然覩貶降之重及有優饑䃢之詞皆謂孫沔知杭州日有趙氏事沔誠有之固當重責然沔之治杭州剗除蠹弊擊擿豪强令行禁止與浮屠大族日為讎敵其間雖有過當而風俗混淆至今衰息所為如是雖至愚之人必能自察沔雖闒冗然

考於人事以嚴明自處而輒為不法至此使一日罷去
小人共怨何恃而得安全是明目而投檻穽孰肯為哉
臣恐審問體量之際未得其實臣聞趙氏與父同日下
審問所其父一夕而死所以道路之言皆謂搒掠以成
其事古者大臣不理況冤汚以嘗副樞宥待罪而已臣
恐繼今以後大臣有罪不能自明由汚而始頃年儂賊
寇鈔二廣近侍至多獨汚被遣瘴毒惡地干戈危處汚
親當之是亦有勞矣赦宥之餘三州檢索安能無過汚

且老矣摧落豈復自振然臣子之分惡名難受伏乞陛下哀已用之効察難明之咎湔洗拂拭有所任用必省以報陛下天地再生之施干凂聖慈臣無任戰懼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推恩盧侗狀

右臣伏見潮州長史盧侗行實朴茂學術優深久在嶺南衆所稱服皇祐年中蒙恩充補長史先與差攝至和二年就攝已滿兩考轉運司保明解發赴銓除注銓司

准嘉祐四年六月條貫攝官須得三周年為滿任以此
釐革緣侗發解在未降新勑以前合依舊施行侗久居
京師不能自陳栖栖南歸絶仕進意臣知侗最久仰其
學行昨於杭州遇侗臣不欲盛時以毫末之恩失一賢
士遂與侗俱來伏望朝廷下流内銓與注一官庶使寒
悴之人上霑恩命如朝廷與官後犯正入已贓臣甘當
同罪其人在朝别無親的骨肉兼與臣不是親屬謹具
狀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李端恩澤狀

右臣伏見建州李端素習醫方久敦善行盡心博濟為衆所稱兼臣抱病閱中仰其藥石敢援近例輒冀推恩伏望朝廷特與試秩以勸輩流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郊禋奏外甥恩澤狀

右臣叨塵侍從無補盛明偶大禮之慶成廣推恩而逮下臣有親妳之子戴乂粗親師訓未遂仕途幸屬均鎣冀霑初命兼臣自皇祐年忝兩制以來不曾酌薦異姓

恩澤伏望聖慈許於文資内安排冒瀆宸嚴臣無任祈
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端明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端明集卷二十六

宋 蔡襄 撰

劄子

乞復五塘劄子

臣昨至興化軍訪聞得莆田縣有陂塘五所勝壽西衡大和屯前東塘自來積水灌注塘下沿海鹹地一千餘頃為田八千餘家耕種為業大中祥符年中有百姓陳

清等陳狀於秋蘆陂開渠引水灌注屯塘下民田却決
去五所陂塘以地為田官司妨礙不與檢給天聖年中
陳潭知軍日其陳清却與官戶形勢計會同共請上件
塘內地土州縣徇私曲理先次給却屯前大和東塘陂
塘三所去水為田舊日仰塘水灌注之地盡皆焦旱百
姓爭訟州縣一向抑迫不與申理至李餘慶知軍日陳
清又請勝壽西衝二塘為田其時不與檢給寶元年中
汪隨政內徇私順情一向檢給科率莊錢供輸稅賦臣

體問得自決去五所陂塘已來沿海鹹地只仰天雨有
種無收州縣多是不與放免稅賦是致人戶逃移見居
者只括土煎鹽枉陷刑獄慶歷二年秋旱官司檢放逐
稅例及九分切緣舊作陂塘灌田一千餘頃濟活八千
餘家及決塘為田已來收得塘內田一百餘頃豐贍得
官勢戶三十餘家又年年雨水不克放却稅賦至多前
後百姓論訴不絕官司為見已出却逐錢經屬省帳難
為除落不與受理若以民間利害即貧困却八千餘家

只豐贍得官户三十餘家若以官中租賦即每年蠲放千頃租賦只得百頃租賦其為利害公私均然所有上件田土雖是臣鄉里即本家及親戚無有一畝相連臣欲乞下本路轉運司選清强一員取索應是干連案卷看詳覲詣五所陂塘處定奪聞奏如與臣所陳利害稍同乞賜除落塘内新定産錢依舊積水為塘利濟民户取進止

乞與福建路轉運使同相度鹽法劄子

臣於去年曾上言為福建路州軍鹽官中煎賣每年官中所費甚多而獲利甚少枉令生民日陷刑獄臣條件理利害乞許百姓納錢通煎及許客人納錢於本路通販可以歲減數萬人之獄及獲一兩倍之利後蒙朝廷送下三司尋聞三司送下本路相度諸州官吏不知本末多有異同伏乞朝廷速臣所言文字令臣到福建日與本路轉運使同共商量分析利害以聞然後朝廷相度可否施行取進止

乞不與招設宣毅兵士恩澤劄子

臣伏見朝廷招置京東西宣毅陜西保捷河東河北强壯義勇等兵士當時條約立限人數知州通判兵馬監押等並與轉官切緣宣毅等指揮並是揀刺諸州為見有此酬賞皆不能精選人才細問疾病一例刺面充填人數未久之間逃亡病死者不少枉令農人半失本業虛廢金帛坐空國帑去年陜西保捷刺面之後却揀退數萬人以此推之諸處之兵可知矣況知州通判監押分官受禄招刺兵卒並是本職而所招兵士率皆疲冗

未即便加譴罪若更轉官通計諸路招兵之官選秩不可勝數而勝兵之卒堪用者知有幾何計其功勞實為濫賞臣欲乞諸路招置宣毅等兵士知州通判監押等更不引用舊例酬獎取進止

乞選翰林學士不用資序劄子

臣夙聞臣寮上言為翰林學士員闕乞求添補臣竊謂暫減員數不若精選賢才有唐以來此職最為親近朝夕閒宴與天子論議天下之事如陸贄李絳皆不世之

才所論者足以開悟人主聰明賛成天下之業今來只循資序隨例補選或行迹姧邪或才識暗懦中書據名開改莫敢抑退況茲一職動是兩府之資苟不擇人豈陛下選任忠良之意臣欲乞今後翰林學士闕員中書不得依資差除伏望出於聖衷選人任用庶乎姧邪暗懦之人無由濫進

乞不令中書出諫疏宣示劄子

臣竊見諫官每有論列臣僚事狀日近中書多是取旨

召逐人示與章疏使自知省臣為陛下耳目之官凡有所聞須當陳述中書得臣章疏只宜酌奪是非而後行之與否決於聖斷今乃召而示之使昏謬之人紛紛怨謗臣所言者天下之公議豈避衆人之私怨但於國體有所虧損臣欲乞今後章疏不令宣示臣僚

乞減放漳泉州興化軍人戶身丁米劄子

臣伏見泉州漳州興化軍人戶每年輸納身丁米七斗五升年二十至六十免放臣體問偽命日前諸州各有

丁錢惟漳泉等州折變作米五斗至陳洪進納疆土之後以官斗校量得七斗五升每年送納價錢伏緣南方地狹人貧終年傭作僅能了得身丁其間不能輸納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舉人情至此可為嗟痛伏惟祖宗恢復天下大去無名之斂然諸州身丁尚猶輸納真宗皇帝哀憐百姓困窮之弊祥符中特降御札蠲除兩浙福建六路身丁錢四十五萬貫其時漳泉三州亦是丁錢折變作米無人論奏因依科

納遂至先朝大恵不及三郡三郡之人引領北望迄今又四十年矣臣聞聖人以生為德以孝為本今陛下之民至有父母不肯養子不亦累於生生之德乎先朝所行之事有所未盡陛下推而行之可謂至孝矣伏望陛下上成先帝之仁下恤遠民之苦蠲放三州軍丁米只令依建州例歲納口錢在大國經費萬分之一於生民性命全活豈少也取進止

乞廂軍也駐廣南只於比近軍州節次那移對

替劄子

臣前知福州日竊見本州廂軍差在廣南諸州屯駐軍回日人數比去時大率死損一半前後六七次盡皆如此臣體問得諸處兵士差往廣南又分在巡檢下其間遠處至有去本營八十程者多為土風不同霑染瘴毒廂軍屯駐本為優輕每至差發便與父母妻子生死訣別極可哀憫臣竊謂若只於十數程内比近州軍節次那移鄉里不過自然習熟風土損失終少又緣屯駐自

來多尋舊軍年月對替臣今欲乞諸州軍屯駐廣南係
奉宣差者只乞於近比州軍節次那移對替年歲計之
存救人命不可勝計取進止

乞諸州弓手依舊七年一替劄子

臣伏見新編勑節文弓手除廣南益梓夔利路三年一
替餘處並不差替臣先任福建轉運使巡歷州縣體問
差役惟弓手一色最為重難竊緣一夫應名全家給送
七年一替比他役糜費數倍今來若不差替直至節級

方得免放須令四五十年一家便至失業若謂經久歲月練習武藝可以擒賊臣見農民執役雖經教習多亦無能不堪使用其閒武藝稍似精窮强便即情願久役捉賊酧賞臣今欲乞諸路弓手依舊七年一替情願且充役者亦聽取進止

乞致仕官郎官已得恩澤更不得陳乞差遣劄子

臣竊見常朝官致仕例得一子恩澤又許陳乞差遣者

並是指射有職田優便去處伏緣朝官致仕日日有之在銓選人稍有優闕多被指射不無嗟怨臣欲乞今後致仕郎官已得恩澤者更不得陳乞差遣不惟正絶僥倖兼免抑奪選人闕次取進止

乞選人注官經一季者臣僚陳乞與免衝注劄子

臣竊見選人注官各歸外待闕其間已有經一年已上或被臣僚陳乞指射衝却差遣雖有指揮依到銓月日

須移文外州射闕路分文狀往復動經時月選人至有經一二年不得赴官者臣今欲乞應選人注官後已經一季者雖有臣僚陳乞指射與免衝注取進止

乞留歐陽修劄子二道

臣竊見知制誥知諫院歐陽修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臣等已有論列乞罷河北之任依舊知諫院至今未蒙朝命臣等伏念事有重輕度才而處才有長短適用為宜朝廷安危之論繫於天下則為重河北金

穀之司繫於一方則為輕修之資性善於議論乃其所長至於金穀出入之計勤幹之吏則能為之任修於河北而去朝廷於修之才則失其所長於朝廷之體則輕其所重伏惟陛下增置諫員以來外人不計諫官之能否但知陛下有開納之美一旦驟繁修之身使令遠去外人不知朝廷任用之意但以修好切直不容於時臣等非私於身實為朝廷惜任人之體伏乞陛下罷修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任令依舊知制誥知諫院

事取進止

又

臣等竊見知制誥知諫院事歐陽修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降命之初外人翕然稱修之才不宜遠去朝廷又臣等自念備官諫諍之職無所裨益如修之論實有根本累狀論列乞令依舊知諫院至今數日未奉聖旨臣等憂慮日深外人公議日迫皆謂朝廷增置諫官已來今僅踰年厭苦言者雖驟榮修之身其實速

令遠去又謂臣等顧避不能為陛下力言以留之臣等譏謗四至不敢默默臣等竊謂修之此行若以保州未下則用兵將帥各有主名非修專得指麾若以河北糧草軍須所急堪此任者其才亦多方今天下多事塞外有夷狄之憂境內有盜賊之變規補闕失必借藉賢才臣等識慮下修遠甚若修必行臣等實不堪諫諍之職伏望陛下採衆人之言察臣等區區之志特出睿斷令歐陽修依舊知制誥知諫院事令取進止

論財用劄子

臣伏覩陛下賜三司紬絹詔書曰使斂無暴横而公須足民無愁痛而國用登又聞詔旨以利觸罪者與議輕刑臣伏惟陛下視赤子有父母之慈臨萬物有天地之施不緣嗜愛而率斂於下每因乏匱而資助於中有以見陛下克己恭勤憂民切至德音屢降聖慮彌深庶官所宜奉行百姓固當少息然而殘苛之吏未已供應之家轉勞陛下恤黎庶之心雖無實事海内仰朝廷之令

悉是空言首尾闕三字病安在臣以貧賤之迹叨耳目之
官細民疾苦之情天子未聞之事俱合陳論伏自羌賊
負恩天兵致討備禦之處數千里更戍之役五六年飛
輓芻糧繕修器械於是不時之斂作焉無名之賦興焉
言利之臣出焉緣姦之利起焉配取相仍蠹傷滋甚供
軍之物制作多門任土之求有無不一金穀之職轉遷
靡常管庫之司給納是利前符未至後條已行郡縣承
風急於星火虐者先期集事曲施酷毒之威貪者與吏

通謀力恣誅求之害以欺罔竊愚為智有作者茍得而必行以攘奪豪富為公當權者避嫌而不主破家流離之苦十室九空呼天告訴之辭萬人一口原其本末皆有因緣挾私讐者有之為身計者有之只如陝西榷鹽江南議鐵增添酒課揀取銅苗移東就西指無為有或賜章服或改職名或與遷官或承獎詔所以爭求目下錙銖之利不為日後久遠之謀臣竊謂朝廷推賞不責其實之所致也倍添屋税鬻賣官田刷江淮見鏹上供

欠商稅便錢不給配物於不產之所嚴程於可緩之期如此之類三司之過也借買銀絹豫折田苗逼抑納錢名為勸誘高下物估官取羸餘如此之類轉運司之過也貧富不均姦貪不禁妄為退剥故作滯留殺斗納皮仍科徒罪償官竭產更虐親隣如此之類郡縣之過也觸類滋長不可殫論陶陶生民若在風濤之上嗷嗷四海偷為旦暮之安遠近之情若思國家之患未已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又聞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

知民不可不恤財不可不通若專奉公家不究民病所得則寡其失則多臣非不知吏員軍旅之繁郊廟賜宴之廣北有餌邊之費西有禦寇之須常賦既不足充遺利必當悉取臣又非敢故興恤民之論務黙言利之人孰高古之虛文道當世之切務所冀言利者上能資於國下不害於民饒益既多孰云不賞所可痛心者明知無利冒怨必行幸可寬期力為督迫自古剝下無厭而民不亂誅財無已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昔漢武帝遠

事征伐箕及舟車四方彫殘大業幾廢以至下哀痛詔
封富民侯雖僅安全而劉氏之不亡者如綫唐德宗朝
盧杞輩專為刻剥稅椽僦櫃别斂促追掊虐於民都下
尤甚涇兵乘怨近入長安驅呼市人用此藉口臣竊思
今日之事兵不得已而用財不得已而求然漢唐致危
亂之因種種畧施行矣故復寇盜未平干戈未息或百
姓之心總動顧天下之計如何伏望陛下踐詔書之言
推實惠於下民不勝苦在精擇郡縣撫養之人利不可

遺在博求錢穀通流之術所入之賦有常而所費之數無極則去太冗而節煩費所得至薄而斂怨至深則去小利而存大惠上下兩濟公私兩行伏惟宗祖不拔之基全付陛下朝廷更張之事更待何時願陛下申戒大臣力求衆弊以幹家之術而憂國以恕已之善而及人使百姓之心不撓則天下之計大定言先於事多為迂濶之謀事至而言無救阽危之禍臣憂深語切意拙文繁陛下儻賜詳觀於時實有裨補臣所言民間疾苦及

處事乖方者形之於左臣所聞所見民間疾苦不敢備載粗舉一二條所兾上達宸覽知天下有如此事其間啓請者乞賜施行

乞用新樂於郊廟劄子

臣伏覩朝旨南郊且用舊樂令兩制禮院詳定聞奏臣竊以五代多故大樂淪亡至王朴實儼始加詳造太祖高皇帝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因詔和峴討論以影表尺比王朴所定尺長四分遂造十二律管

校其聲下朴所定樂一律當時雖詔許施行然未嘗制作樂器至今所用皆王朴舊物伏惟陛下紹隆祖考精意禮樂博延天下儒者尋繹經義設司制作垂二十年其贊鉅萬然周禮史記漢書雖有舊說施於制器自已不合迺者兩制諸儒參議約古制減下一律其功甫就陛下親御便坐按閱侍臣畢與觀聽工作精好聲律和暢陛下審慎再令詳定臣竊謂今來皇祐累黍尺與影表尺同不與古制一也減下一律歌者協聲近於中和

二也上符太祖皇帝減下一律之旨三也前來諸儒或有異論只於形制小大與緣飾之本文時有異同至於聲律本無他說四也以四者之明驗故可用而無疑也

臣聞聖人制禮作樂皆因時隨法必以考周舊典以求古樂自秦漢以來其說已亡況其形制聲律豈得盡傳幸今所存者畧可依倣雖不能盡及於古比之今樂器精而聲和若施之郊廟肆於朝會亦一時之盛事臣見前代諸儒議事未始一定多亦制決今南郊甫近若衆

論一有未合則屏而不設是陛下二十年精求之心一旦又復捨去必天降秬黍然後定尺此空論也伏望聖斷特許施行取進止

乞不書張堯封碑石劄子

臣今月二十六日上殿奏為奉勑書張堯封碑石念臣備員詞掖忝列近侍書寫碑銘合歸書藝待詔之職臣侵其官有虧事體伏蒙聖慈許賜矜免臣尋詣中書竊知前狀已曾進呈伏乞專宣中書許令繳納張堯封勑

命取進止

看詳奉神述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張茂則傳宣奉神述額後欲題真宗章聖製奉神述幷御筆更令看詳聞奏臣伏以章聖是尊謚中二字簡便稱號故云章聖若載在文字又縁尊謚字數頗多止稱章聖即不盡盛美於理不安所以稱廟號則字簡義重也其御筆二字前代碑文少有稱者只是臣下不敢直言至尊故云御若上文云真宗皇帝製

奉神述即不須云御只云幷書理似近古臣欲乞只題為真宗皇帝製奉神述幷書石臣又看詳委得允當取進止

辭李璋潤筆劄子

臣奉勑書隴西郡王李用和碑石了畢近李璋送到書一封載上件物與臣充潤筆臣伏念陛下追毋后之勤勞伸元舅之德美睿藻輝乎河漢宸章賁於鸞龍臣學蓺不工朝選猥及名列堅珉之末榮幸居多利無實誰

之來惶悚無措所有李璋事例不敢收受取進止

啓請里正衙前劄子

臣伏見去年張問啓請里正衙前條貫第一戸充衙前已經五年許令人戸糾決却充衙前要得寛紓次第人户已須行天下臣前知泉州福州備見鄉戸衙前舊來勑條約每州合用人數存留上等人排定姓名逐年勾差以其産高下為重難分數只如合用十人存留百戸是十年一次充役十貫産錢合差重難十分七貫只差

七分最為均平兼絶詞訟若令五年却克衙前二十年
間便克四次雖有富强無不破産於理未安臣昨離福
建已見民間詞訟妄相糾決久遠不便臣欲乞下本路
轉運司相度如是舊來條貫實利便乞令轉運司便行
指揮依舊排名差遣訖奏臣今建言只是福建一路切
緣南北風俗事體不同别路州軍亦乞下轉運司相度
利害施行取進止

乞戒約體量放税劄子

臣伏見今年開封府界京西陜西等諸路春夏愆雨麥苗不遂已有朝旨諸路更不檢覆只令體量放税兼續有奏乞省倉賑貸亦有朝旨遂其所請此朝廷愛民之意推而行之爲恵深厚然臣竊恐開封府諸路轉運司所差官員不能盡心或旱損處多蠲放數少或旱損處少蠲放數多至於賑貸亦不酙量輕重分數均濟回顧均儲有無準備只陜西近奏去年霜雹秋税放一百萬餘石今年二月賑貸軍儲六十萬餘石即今夏税未見

申報已累有申奏乞從軍京撥銀絹應副_闕入軍儲乞將黑錫中納斛斗以此言之若諸路放稅不得其實賑貸又無分數一旦却闕軍儲三司雖有錢帛亦是臨時置辦遷移不得伏况見在𥝠藏歲入歲支之數有限何以濟辦臣非不知寛貸百姓以為美事職在國計誠慮一朝窘闕重煩朝廷臣雖責罪甘心而事幾既失言不可及欲乞下臣所陳於轉運司戒約體量放稅官員委須得實賑貸州郡亦須軍儲有備如後檢得別有闕誤

乞行朝典取進止

乞封樁錢帛准備南郊支賜劄子

臣伏見慶歷年中因郊禮遣朝臣於江南等路刻發錢帛後來或有闕用時亦遣使嘉祐七年明堂為計校左藏所管錢帛數事已差官諸路取撥去年為仁宗皇帝山陵并覆賞奏乞朝廷差朝臣撥發茶本錢并諸路寬剩錢帛今來粗有數目以此連年刻發江淮諸路歲計別無寬剩將來南郊雖更遣使出外取索又緣內藏庫

不住申奏取索累年借過錢帛非河北河東陜西各有非次陳奏今來若不擘畫至時切恐有誤支遣臣今欲乞將見管錢帛金錢等依附明堂支數封樁準備

南郊支賜具數於後

見錢明堂度支九十六萬二千餘貫鹽鐵支八萬六千餘貫共計一百四萬八千餘貫今樁一百二十萬貫

榷貨務

銀明堂度支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餘兩鹽鐵支

三千三百餘兩共計三十五萬七千九百餘兩令椿留四十萬左藏庫

絹明堂度支一百二十萬八百餘疋鹽鐵支七萬八千四百餘疋共計一百二十萬九千二百餘疋令椿留一百四十萬疋

紬明堂度支四十萬一百餘疋鹽鐵支二千八百餘疋共計四十萬二千九百餘疋令椿留五十萬疋左藏庫

金明堂度支金腰帶計六千七百七十兩令椿留八千兩見在金只有八千兩如有支動即逐旋撥還元數

第闕等生衣物明堂度支計錢四十五萬貫令椿留五十萬貫

錦綾羅鹿胎透胎等明堂度支九萬九千八百餘貫令椿留十萬貫

絲明堂度支三十八萬八千兩令椿留四十萬兩

綿明堂度支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餘兩今椿留一百五十萬兩　　右謹具進呈取進止

上財用總要劄子

臣待罪三司已踰三年伏念金穀貨殖之職顓總大計民齒耗登財用豐寡日考而月課之乃見虛盈然而知識昏冥不知通流之術無補於國又當此冗費無極之時每一念之竊祿苟安慙死無地謹撰成天下財用總要一冊上進伏惟陛下覽之可以知當今天下之勢選

求長材俾臨是職與臣閒地廪食養親臣不勝激切惶懼之至取進止

端明集卷二十六

端明集卷二十七

宋 蔡襄 撰

書

上運使王殿院書

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運使殿院執事某嘗讀書識其語曰克明峻德又曰后非賢罔乂是知君人者用賢如左右手也又聞仲尼攝魯相喜見於色曰吾喜斯民

之得吾也伊尹居畎畝湯三聘之然後幡然曰曷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斯民為堯舜之民與又知聖賢求道不為已吝明白疎暢冀時君之政化剔愚民之耳目盡力而後已也又聞周公待白屋之士一沐三握髪一飯三吐哺又知職設兹多無有巨細必在賢者是雖有聖賢之材處崇高之位一良木不能成林藪一龍駒不能備騤服廣求其合同聲呼報以成厥功夫如是則君臣相須之道一不可去明矣中古之世諸侯有地以自保

繼承不息治而反亂乎耳嬴秦一天下而為家罷侯置守賦征畢入王帑漢晉而下悉案前武故至於今方地百里為之尹百里之民賦稅徭役之輕重訴訟爭競之是非咸得決之於尹數尹之地為之牧以盡統其屬尹之政彼有所失及其事之大者皆決之於牧是牧之政亦以重矣然慮乎提封廣而員吏多牧尹時有弗明天高靡聞日不陳於上前奈何盤冤憤於人人之臆於是條天下之郡分命使以按察之牧尹之政有所得失執

事之務有所廢興人民之情有所曲直使皆得振舉而與奪之則是使之寄又愈重也使之命難於任人者必矣七閩之地南逺宮庭三千餘里邊江海而園山岳土地磽确所居之地家戶聯密有欲耕而無尺土者有畜積踰年即為陶朱猗頓之富者何哉昔者僭王相繼竟取良民膏腴之田以入浮屠氏國朝以來因而不改故學浮屠者絕無徭役第食不乏而衣有餘耳人惡焦苦而競樂為之版籍何處不因而減之乎矧又謀訴倥傯

與民爭利故財屢屈而人愈貧也加以建安之郡延平之壤或收羅茗荈或筦榷酤齊福唐南直數州煮浪以鹹鹺國家念邊儲鉅費是三者利悉入公溫陵臨漳莆陽三郡之民歲輸鏹以稅其貲窮民妻孥無營不能緘口待絕所謂利悉入公夫三者出於己者薄而獲於人者豐雖焦手於猛火殘肌於白刃必冒熱當鋒而進故强宗右姓力於兼并游手惰農因之以流蕩然後丹筆不及乾郵牒不及息者由來尚矣必使當其人則列郡

有準繩下民知教勸於是寛猛得中物遂其所今執事
銜天子命而來七閩之人素仰執事德望威名莫不謂
執事可以目注口授春和秋肅不俟期月而罔有不利
也某竊謂俾列郡有準繩人民知教勸寛猛得中物遂
其所在今日矣然封圻僻在軒車罕至之地萌庶之細
微者不得自振又宜擇屬吏而委任之屬吏既多則真
偽得無相蒙哉有昏鈍而柔懦若能仁者有貪墨而諂
媚若能恭者有簡傲而惡倔若能忠者有别白而私徇

若能斷者有行加乎人而衆毀之者有明智而力不足者執事又宜黑白清濁以詳之也進之可退之否激昂士流宣贊風美則執事之化無不至屬吏之志有所伸某所謂君人者宜用賢賢人宜輔君化民又宜求其類之者為之助亦在茲矣此葢執事之所素知而能行者也豈復假某陳熟之言重複而陳於執事之前耶然某亦占一數於吏也奈何性鈍識鄙不足當吏之賢者必矣然其可念者家世無顯榮幼而從學齠齔之歲偶能

習詩賦既而孜孜刻志臨文自省不陷邪説於師道久廢之世自强不息年甫十五再求舉於鄉里皆不利用前歳間攜幼弟徒步西上艱難困厄僑舉王府偶先多士未幾得就吏禄佐幕偏州實貳郡政大之則生殺鞭掠之權小之則勾稽簿領之務皆所參畫而職掌之也以某播跡窮閻心靈局隘當此委任亦以難矣敢不兢戰晝研夕味益其尚短究其未明旁捜遠採期於有得然後知從政之術無他也必先本諸先聖人之道也憲

綱雖密參酌而用之者在乎人折獄必先本其情幹局必預防其弊正其心以臨下盡其心以率職如是者亦以期年矣然才薄位下固未能振發綱領宣暢王化但求内無愧於心外無怍於人而已其如有所可憂者亦能自料之賦受愚直不能取容於人在已上者有所枉道則咨之在已列者有所罔心則評之在已下者有所干犯則懲之介介而行一無所屈故知獲譽必少而得謗必多也今遇執事使此一方察郡以來將及半載所

謂目注口授春和秋肅誠哉吏之不肖者必黜賢者必升政之弛者必張成者必獎列郡畏服不俟一二提振皆以改革勢若建瓴某既在屬吏之列遇執事明白若是倘或緘其誠而不吐鈎是流而偕進則執事以某為何人哉今雖覼縷於座下亦非有所冀私恩而垂曲詑也所以勤勤者但不知量於吾道也每念周漢之際由其臣之文章事業使後世知其時之治亂廢興也至於唐室全盛餘三百年今之推其知道能文者數公耳迨

於我朝能以文章為已任提挽黨類恢宏詞於天表挹清醇於筆下煥赫洋溢流於無窮若執事先君子者幾何人哉而位未躋於台輔功不徧於寰區人到於今惜之得非臧孫有後畢萬必大是生執事以翊王道況今天子仁聖遠夷懷柔戈甲生蠹粉農桑竭地脈政教流行罔知帝力執事豈特享富貴足志氣而已耶亦將有以羽翼明主康濟斯民也某又豈特苟芻豢保妻孥而已耶亦將有以驅策駑鈍罷勉展効也惟吾君克明峻

德求賢共乂豈宜晚用執事也執事喜斯民之得吾也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職設無有巨細必在賢者又豈宜不竭衷於吾君而求其類之者同聲呼報以成厥功也執事一朝曳履巖廊恢張先德崇大邦基不取於人則已將取人則在乎熟其學行飽其聲猷然後用之而無疑也某今日為屬吏是亦親而且邇也可以察而知之也苟不受知於左右則他日之望必踈矣願執事熟思之譬諸立明堂焉大之為棟梁小之為欂

櫨榱桷俾其高下各得其所則我朝文物聲名日益乎

鬱茂禮樂刑政日益乎修舉惟吾君高出於古之能為

君者執事一無屈於古之能為臣者豈不盛與儻執事

不罪其愚戇其過使革之賜之教使遵之長育以成其

材使可就用必出於門下也幸甚幸甚干瀆威明不勝

愧汗察之憐之在執事而已矣不宣某再拜

答謝景山書

某頓首景山足下憂中辱示新文數十篇其缺八十二字山

好稱闕杜筆語於人今而日既師其意又師其辭何患且嗜退之文辭欲誘人同所樂也其謂由道而學文道至焉文亦至焉由文而之道困於道者多矣是故道為文之本文為道之用與其誘人於文孰若誘人於道之先也景山前書主文辭而言故有是云某豈敢鄙文詞哉顧事有先後耳某之為文無能過人其句讀高下時亦類乎古人無足怪也又病景山嗟世人之不知已務以文詞求於有位今而曰吾以文求正於有位於道為

無枉古之人重其自進我仕且困墜求知於人無愧又云有數頃田必歸耕海上景山何樂於自進而勇於自退乎是未離乎躁也妄者易進而難退狷者難進而易退妄與狷君子皆不由也君子之於進退唯其道而已矣景山又多取前世重人自進為比苟有異於某之說雖前世重人某不從矣其稱仲尼佛肸召而欲往孟子不遇於魯侯斯二者何求哉委乎天而待用者也又病景山恤仕宦之顛躋今而曰非恤美仕之末得憤意外

之横辱斯亦景山未之思與夫聖人之言吾畏之賢者之規吾愧之有人加言於我吾置其喜怒而辨其枉直使其言蹈乎聖人賢者之説吾畏而且愧焉其言異於是吾將憫之豈暇受而為辱乎小人之辱君子不辱也景山取之哉取之哉抑憤之心日益損缺三字又云若使某年四十而罕辱未必能如己之恬然不苟也某又復而讀之益悲豈行已之謬與如景山且不能見信尚何望於衆人雖然某無求信於人自信甚明身之窮泰不

得而知之為學遠近力窮則已其所自信者不却行而利動也今日視前日猶能樂其所是而恨其所不至使年益加而慮益廣豈肯舍所樂而從所恨哉與景山别久思一相見以道所懷今雖諄諄其詞非求勝於景山益陳已之所守抑未知景山以為非是也誠以為非是幸亦語焉某不敢憚煩於屢告也不宜某頓首上

再答謝景山書

某啓去年得景山新文心竊喜慕且某與景山遊最舊

其有疑者不敢自嘿因而往告焉景山始末之從又往告焉今再辱書復説勤辨將有以開發愚陋然某前者所論罔不盡心景山自取舍之某不能移也於其間取一二事以自辨焉夫辨道莫若言傳言莫若文言者道之所由而文者言之所存道充乎中造次而言無有不極於文也其道餒焉而其文雖工終亦莫之至也某前書云由道而學文道至焉文亦至焉由文而之道困於道者多矣此所謂學者先於學道而後於學文耳而景

山謂六經之道皆由文而後明未聞先由文而失道者
景山離前書之意而言固不與其所歸復而從之則通
矣景山又云某前所論書傳示於人恐醇識君子以某
為取友之短售已之長而取名也誠得世人人皆醇識
君子宜不以是過某也且一言之發終莫之禦况為文
詞其傳固宜景山示某之書已傳於人也而某之文獨
安能止衆人之無傳焉夫道至大也至公也以其至大
也故學者莫能悉其要於是異見偏說興焉君子畏道

之不明然後是是而非非以其至公也君子是是而非非咸一於至當不得私而讓焉柳子厚於韓退之其友也子厚論史事辭意甚嚴張籍於退之師弟子也亦譏其駁雜子厚與籍豈欲暴其師友之失而自取勝乎以道有所明不得私而讓其師友也其書傳於今人莫或非之劉歆之於父向也論春秋義率多異同歆漢名儒又豈欲前其父乎以道有所明雖其父不得私而讓焉其書亦傳於今莫或非之伊尹陳訓戒於君太甲教告

切深其自稱功德無與為大伊尹聖人之徒又豈欲昭其君之所昧而耀已乎以道有所明雖其君不得私而讓焉其書仲尼取之以為世法無有疑也弟子於其師子於其父臣於其君不自嫌於不讓而辨之惟道故也故其師也父也君也亦惟道之恤闢其不讓而辨之必以為當然況朋友之切劘規誨理固然矣春秋之法為親者尊者賢者諱其惡傳曰惡訐以為直皆謂不暴於人之隱匿耳若夫論義曲直必章章然大辨以傳於世

豈比家人温寒勞苦語言務相承取而已哉然景山曾不是慮而謂某售巳之長以取名何哉名吾者誰於何而售取名於賢者賢者進人以德不進人以名取名於庸人庸人足名吾哉某不置心於名也且久况期售乎古君子之於人一有賢巳從而學焉一有未至從而告焉學焉者欲人之速至也告焉者欲人之速賢也朋友道衰人務自高讀書指古人姓名吚嚘稱慕以不見為恨使其人同世而處莫肯公其是非而相推先以道義

嗚呼欲朋友之義存而道之興也不亦難乎某以是於景山勤而不已自謂於朋友之義為得而速望於景山者今反過疑於某非敢聞命景山文日益高某之深慮至乎至也不宣某頓首上

上龐端公書

閏四月日具官蔡某謹遣公僕獻書於端公執事間者某取孥江南會執事受詔還臺嘗獲承顔坐隅執事以某閩人又素官於閩與之言老儒茅知至及泉南臨漳

莆陽三郡稅丁事頗自嗟邑盖將歸而為上言者某竊思自謂執事美實副於大名不為常俗之為夫俗吏狃禄食矯聲譽計已之利而忘民之勤苟安三年幸而代歸視舊所涖之地之民若踵迹之遺豈皇反顧哉使主澤不宣時弊不改職此之由也而執事視三郡之民有失職者少選必念非恤隱之厚其孰能若是乎及來京師乃知茅君先時朝廷用執事之請以助教官罷之某每以茅君之德宜享束帛之聘亦既罷已不應復論惟

身丁之稅宜有聞而未聞何也豈執事嘗言之而某遠
賤不得知之與將未嘗言之姑有待與抑亦遂棄之而
都不記錄與其已嘗言而行之也則某不獨慶三郡之
民之受大賜而慶本朝力太平而粹王道也其未嘗言
之而姑有待也則凡事過久易於因循重於建白今玆
惟時其遂棄之而都不記録也則執事非宜得此望於
人矣昔者五代之季羣豪列壤連兵恣欲國用不給故
無名之稅興焉民不相聊天祚真主方内一統人人自

謂再生歡欣順命無待威震盖欲去向者之苦而蒙今者之福謂何其三郡之人引領佇望四五十年未之或省意者建議者之不明而吾君吾相未悉聞之耳聞之豈不為之動心哉南方地狹穀鮮又浮海通商錢散不聚丁男日傭不過四五十文身丁之直歲率三百衣食之餘終年不能足之必僦産子不幸而疾闕歲旱而力不售與掌輸之官弗嚴而有遺失之闕顧無他營死焉耳矣力能扶持老弱流冗他郡自非勝策而又名書

不減害延乎司里者其哀勞之狀不可盡數先朝時詔

書特免江浙諸身丁錢以貫計者五十餘萬斯時七閩

有不材使以謂詔書所免者身丁錢耳三郡身丁之輸

者斗斛也非在免中不能舉而覆奏故先皇帝育物之

仁均而有遺豈不恨哉伏念主上聖神慈愛設或一日

推烈考之遺仁軫一方之捐瘠無亦裨大化之萬一乎

誠未欲盡免固宜闕　貧民之無田業者與無貨財之

為商賈者分別闕　深為之防使貧富判異而人全其

生此急務也文王為政先於鰥寡孤獨若先免貧民無害於國力大封也願執事懇至陳之庶乎必行執事以言用天下之所望者本無大體也而某徒言其近者亦跬步之發焉伏惟財察不宣某再拜

答王太祝書

七月十五日新授西京留守推官蔡某頓首白太祝王君足下前數日辛辱肯臨後二日又惠書累紙何意勤眷之厚殊甚如此僕資性椎鈍不識他伎綴文績學以

植厥中雖渾渾乎進而不畫逾久益遠不知何時至且成也足下過聽一至吾廬遽以道義滋益為謀非欲善之速孰肯為此謀之賢明猶將斂衽避席如僕之固陋適遭迴而不敢承足下之賜也然足下謂速得話言以詔之無以世胄顧我此豈得不自辨而已乎商周而上開設庠學以教胄子合考其能施於民上故材必育成而賞不虛授也秦漢以還侯王世襲其大臣宿政有父任之科有家調之澤咸得與政而庠學之設名存實亡

非如古者之必計其能也故右姓子弟出襁抱而享貴爵一日用畢顧學與不學在其志耳乃有自甘淪敗不圖樹立蠹美材而辜厚賞誠可嗟憤至於道義砥厲惟能者之所存非有布衣紈袴之異而彼輕此重也處約者慮深意滿者志肆慮深故能圖樹立志肆故善甘淪敗雖常人之情未足為賢材議然由此而立由此而敗者豈少哉足下家故相旌躬為善官退託窮約好學樂聞樹立於斯時也有日矣僕何敢置長短於鄙心也窮

通不實於中毀譽必至於外而足下惜僕仕宦之未達而自歎名譽之不彰此宜僕與足下皆不得怵其心者葢非我營者吾不能知也如何如何窮居多故不時前謝具舟旦夕東下必造門為别不宣某頓首白

寄尹師魯書

某頓首上師魯十二兄去年春平凉之役官軍失利師魯時為經畧判官兵事始末宜得其詳若耿傅者忠死而毀尤可哀也初朝廷襃傅以諫議大夫而官其五子

於是浮謗興焉謂傅迫諸將進軍以敗行賞過厚其竊以謂諸將多大官而進退之令宜有所從出傅之官微僅為其部督運糧饋於勢安能制迫諸將哉借使與謀於其死也不猶愈於臨危苟免保寵自安者乎然談者籍籍徒以私智稱度無所据依莫之闢也乃謁告還家造辭參政晁公方以西事為念稱歎沒者之忠節因言耿傅始以書勸諸將勿輕進兵擇利而動諸將之議不一遂戰而沒某乃以傅之所以死者明白無疑也道中

作耿諫議傳報書一通寓於歐陽永叔比某歸京師則
見者多矣是非或參焉然某所以云云者非特弭傳之
謗抑亦為忠義唱也雖羣非無愧況有是焉者耶近聞
師魯著辨誣憫忠二文其辨誣一篇為傳發也雖未得
其書以觀而推迹其名之所謂從可知已或曰師魯於
耿傅同事西鄙相得甚厚不應作文以辨蓋類夫私與
者某對曰誠而無私君子之志也以嫌為避硜硜者之
為也誠而無私也者不以親疎置於其間惟其公而已

矣以其相得之厚嫌而避之反乃私也且疎者不知而知者不言則死者之志於何而明哉或者遂觧師魯居憂河南時某為留守從事始識耿君其為人材智勇敢固已推重若夫道義則交漸劘之今者惟義之恤而死焉不避某以是自疚於知耿君之為未至也嗟乎體節殊處適以招毁甚哉世人莫肯樹夫善也唐安禄山之亂顔杲卿陷賊走觧中橋至死駡不休而小説者以杲卿前已向賊既而悔之就令杲卿始嚮而終悔何為仇

賊之堅如此萬萬無是杲卿忠烈貫於幽明而垂之無窮而好事者忍加誣之亦何種人也觀古人之遭誣常為之痛憤以親識其人而審其故得不為之動心也頃見師魯為耿君作其先君墓銘其祖蓋亦死國者今錄其傳以往願增補之并辨誣篇還以為貺幸甚幸甚不宣某再拜

答趙內翰書

某再拜叔平內翰七丈足下伏蒙示下衆薦黃勑奏草

晞闊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喜不茍於人誠高世懐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直為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某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無奸邪人人為忠孝百姓無疢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

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略也所牴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人巧偽百端構造謗毁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餓而死幾斲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巳見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死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昔介之存某以同年進士兒事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見

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敢以茍容無所自立為責況敢毀之晞避介聘為學正不肯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為晞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開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令毀介之人滿朝使某箝口固不為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責死友以合權此某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為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矣奉教不知疲懣感歎顛倒不宣某再拜

上集賢相公書

十二月十七日某再拜上書集賢相公閣下伏自閣下入總台衡天下慰慶况素辱公知遇者然不得奏記左右以導懇懇蓋私門多故以至是耳公之為相伏計進說以助聰明不可勝計髙論者不可為為之無成畢論者不可用用之敗名惟是二者稱量世務因事有作正當今之急要者伏惟留意某自六月去都至南京遽喪長子尋以妻室病患道路就醫處處留滯至衢州比又

喪亡半年之間再罹凶苦生意幾盡上顧慈親年餘八十强安神情以悦老者昨自開封府以母老得請便郡經歲猶未到官某有所慮者恐朝廷因有差除而明公不遺姓名或有移易某母親年高矣鄉土去京四五千里侍親而行則不可委親而行又不可設有一旦之命適足以趣某退隱也又念食禄理無自由思欲歸休以奉晨夕生平不能為生無田可耕仰俸自給以供甘旨捨官而養遂為窮人儻台造為之守郡便安而不移則

重賜矣設或聖人尚記犬馬而公以此開說當亦可解
下誠區區幸冀財悉不宣某再拜

修太平驛堂貽鄉人書

太平驛當吾里中南走泉漳廣粵里人之仕宦者還家
與之官莫不說此然舍館卑陋牆隤木腐相因補治數
十百年某初為漳州從事慶歷中以諫官商度鹽利尋
知福州遷轉運使及自泉移福往來數四唯是鄉邦父
師耆德率相過從堂房之隘不可以少留前無廳事不

可以修集會之禮今年知縣事大理評事許君杭乃新
廳事而堂室仍故益調民而作有簡書之畏某謂鄉人
之已仕與業文學而未仕者相與完之異日往還使其
中可以休息其外可以延賔親其庭可以陳旂戟而鳴
鼓角斯亦吾里之佳事幸留意焉至和三年六月十八
日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新授知福州軍州事蔡某書

答歐陽永叔書

某啓蒙書以集古録序見託書之於石集古之勤且十

八載而得千卷幷包夷夏數千里行歷周秦漢魏以來數千百年賢聖功業賊亂事迹往往史傳之外證明偽謬其於所得之多雖勞有益豈特比於犀珠金玉世人之所欲者以永叔之文章與所趣尚舉而行之極於不泯豈假書字之工而後傳哉然古之碑銘桓表亦有以書而傳者觀其人莫不勤苦畢世乃成其藝萁之所能特淺淺者爾鄉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宫寺題榜世之人豈遽知書特以上之使令至有

勳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勑令書某謂近世書寫碑誌例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某非以書自名而取髙誠以不相知者以利見臨也葢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如公之文與所尚誠得附名篇末以永其傳兹其幸也其敢辭焉不宣再拜

寄歐陽永叔書

月日孤子蔡某泣血言某罪惡深重不自死滅延禍先

妣護喪南歸指日待盡猶以埜期尚在中冬所存餘喘以哀號於公之門下幸垂聽焉夫喪者託事也又欲永其傳焉必有誌銘若得鉅公文之今世榮之後世信之是歿者果有傳而生者果可託也母氏孝行聞於鄉里約素而嚴諸子甘貧而自力仕宦無過皆母氏之訓也三十年祿養今其已矣鮮民之生復何為哉適以閣下贅臨近輔居有閒日誠能輟一食之頃紀其平生以為哀苦之人罔極之報則恩德莫加重矣謹録行狀一本

上呈可否惟命不次某泣血上

端明集卷二十七